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五八

徐睦堂先生集一百十三卷（文集六十卷詩甲集三十四卷詩乙集五卷

試體詩一卷賦一卷高雅堂時文十二卷）（文集六十卷詩甲集三十

四卷詩乙集五卷試體詩一卷賦一卷） 徐湘潭 撰

道光壬寅年開鐫

# 徐睦堂先生集

文集甲篇共六十卷 詩甲集三十四卷 乙集  
五卷 賦一卷 試體詩一卷 時文十二卷  
別集四十六卷 內南豐縣續志節錄二十四卷  
分纂永豐縣志二十二卷

送徐東松歸永豐序

今世修辭之士以萬計然能庶幾乎秦漢唐宋人之文而不特於  
六經之旨者或連郡累縣而不得一人以為非

功令之所尚而不盡然也今古體葉府驍機文字亦何與於  
功令而世攻之者相望蓋是數者求其至固亦甚難而猶可以巧  
慧絢飾獵於其間而古體文非講明子先王之道術實有所得於  
中則無以昌其言而與於作者之林故世皆畏而遠之也然則當  
吾世而論道德之歸固將必於能治古文者是屬故姬傳姚先生  
實謂能為古文者必天下之豪傑詎不信哉余少嘗有志於是質  
薄力弛人事紛擾屢進輒輟無以自異於畏而遠之者顧平居憤

序

憤排排此志未熄期得講明切究於載道之言者相與扶掖而錫  
切之或者策勉於萬一於以明道而成業以免於小人曲士之歸  
而乃得之徐子東松憶甲戌之秋余與東松始相見也時東松之  
文已巍然而出類矣而一二日即別去不得罄其藏時相思慕而  
苦不得值今茲東松應分修省志之聘而來其文則進而益上清  
深而闊肆與博而紆徐洵所謂有得於中者所居與余相去又近  
余竊自幸得晨夕過從論議士下利其有以益於余而東松又子  
子然以去矣十年之思慙於一旦不數月而輒去此在尋常交好  
猶難為懷況將與之其明斯道而成業如東松者耶然聞東松之  
歸也二三當道所以待之者甚殷勢必將復來而以余待之之殷

什伯於當道者則不能不過慮其不來而又恐其來之不速也於其行書此以訂而趣之道光四年甲申孟冬月江南愚弟陸麟書拜撰

予古體文未嘗邀人爲序諸同學謂予宜自序之予謂陸子愉此文雖贈行之篇然以之爲吾古體文序亦可矣論古文之根源固爲語得其要而狀行文之大致則所謂清深而閎肆奧博而紆徐者實亦予生平所心期之境也且其文亦甚清舉可誦蓋非深於古者固不能言之親切有味如此爾遂錄以裝於卷首他日得暇或更自增一序焉道光乙未徐湘潭書後

序

二

垣已央之作文集序矣則此贈行序可不載於子集然念子愉爲平生論文契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今永別遂數載矣追尋遺文益當珍重遂不忍摘去而仍以冠於卷端壬寅仲夏月初開雕文集日湘潭續書

悅親堂古文序

予始與徐子東松相見以詩古文議論上下時歲在甲戌也越十年再見於東湖之濱則徐子爲詩文益有名其文尤深造而有以自得會其歸予贈之序歎徐子之學既成而自顧無所能立願徐子有以規益之而惜其行也致惓惓焉厥後乙酉己丑凡再見以時促不獲深講學業爲恨中間離隔九年予奔走南北所見當世士大夫益多能以其學自名家者亦不乏人獨至於古文則自姚姬傳憚子居兩先生亡意中覺無有與徐子比者每舉筆有所撰述未嘗不神往於曩者東湖之聚也今年秋予自揚州省觀南昌客舍適徐子省試畢聞予至甚喜覲面即以訂定其古文見屬數

序

三

日復移其寓近予會予遷居徐子亦爲其內弟二張君請遷與同居相去不一里間日必相過從因次第出其所爲悅親堂古文大半其商確蓋徐子之文視曩所見者又益進幾於韓子所謂醇而肆矣而予自顧無所成如故也方愧餒不遑而徐子愈自謙既虛衷俾定去取復諄索爲序文甚矣徐子之愛予而忘其不逮也顧予言何足爲徐子重輕哉夫昔人論文之旨必曰文以載道又謂本深者末茂理裕者詞昌此固極古今之工於文者無能易其言矣抑予誠愚固陋顧自識徐子以來前後各出其胸中所得相印證其淺深進取之境十未嘗不八九合似亦不至如老泉氏所云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者乃徐子於文進於作者而予未

有所成何歟因思漢時經師大儒比肩接踵豈盡泥訓詁而無得於道然以文震於世者賈董匡劉司馬氏而已至有宋儒者周張二程號得道統之傳雖不至於不能文顧視歐曾蘇王之作何如也南宋道學愈盛講論亦愈詳密而自子朱子外能文者眇其言率晦暗鄙俚取厭於高明之士豈道之與文固截然不相通耶將文實不能離道而文又自有道存耶昔昌黎柳州各自言其學文得力之次序詳已而世或以因文悟道議之不知不得乎文亦未足以盡夫道也今讀徐子之文其取於道者固皆得乎宋儒之所精思極論以上符於孔孟矣而其行文則始乎規矩放乎神明當其反覆宛轉觸緒旁通若自縱其筆之所之以過造乎古人所不

序

四

到之境所欲到而畱以有待之境以宣發其精深之蘊沈摯之情絕不規規於摹擬者而玩繹之實無一字一語不有古人之法與意運乎其中焉蓋徐子之致力於文者深矣其於周秦漢唐宋大家下逮元明昭代之雄於文者參合融會無不得其神而遺其貌矣夫乃知文固以道爲本道實待文而明古之欲以立德兼立言者必有修辭之功孔門德行之外所以別重文學四子之書異於後人語錄者以此而苟不然則雖以南宋學道者之講明切究且不能自免於鄙俚而其道因以不光而淺薄如予者更不足道也已蓋聖是而幸徐子之更隱有以規益予也而又惜其復將別予而歸且予亦將去此土也爰卽書之以爲徐子之文之序時道光

丁酉十月十有四日鎮洋愚弟陸麟書撰

序

五

悅親堂文集序

予館鸞洲三載始至卽知永豐有徐東松先生工古文然三載中東松無事至府城予雖間見其文而究未識其面也今歲予館洪都八月初八日學使許滇生先生枉顧予訝其早謂從同年徐東松處送場來且云東松古文甚佳近送全稿在署當卽付來一覽翌日學使以劉金門先生古文一冊暨東松悅親堂稿七冊送來予亟讀畢送還并手書一帖呈學使云東松文根柢深枝葉茂茂在前明近王遵巖在

本朝學朱梅崖然遵巖文排詞偶調居多東松則千迴百折純以單行梅崖文摹倣有痕字字猥積東松則清深蘊藉漸近自然似

戶

六

爲勝之惟題前題後喜發議論雖其間精義疊出一往皆經史之腴然好意太多不能捨割其於文體似少傷矣學使覆札頗以予爲知言東松場後往見學使學使以此帖示之而東松已病九月初扶病至姜樟園處畱之夜談翌早樟園過予予因同至其寓相與談文次及於元東松述姚姬傳郎中語謂有元一代直無文章予聞而大駭然見其病亦未與之深辨榜發東松脫解而病猶未愈時時與樟園言未能一至予寓予亦以積雨久未出惟收拾近作倩人錄成二冊而已一日東松乃巾車冒雨而來開門揖入扶杖登階病已漸愈相與款曲坐談予索其全文又以二冊送覽予讀其文竟前後回以二帖一帖喜其敘事之潔而仍惜其議論之

繁一帖謂讀足下文如入大園林如遊佳山水雖頗覺其繁而亦惟恐其盡良由胸中充實不可以已故借題發揮而英華之著至如此也惜行色怱怱未能細爲評註他日板行竊願挂名其上而爲之序東松見之躍然遂索予姚牧庵危太樸文選本而并促爲其集序嗚呼予何以序東松文哉予惟古文自宋以來歐蘇兩派兼行宗仰者才力各有大小所得各有淺深所詣亦有高下而總不出於平流數暢者居多惟元之姚牧庵明之羅景鳴

本朝之朱梅崖取法韓柳別開蹊徑姚文高古雄傑鬱爲巨觀雖未盡自然而才力實足以達羅文取徑甚僻運思最幽措詞謀篇皆夏夏獨造而才力窘短邊幅太狹梅崖雕章琢句上做法言下

戶

七

摹柳州神到之篇亦自入妙而筆性滯鈍能沈著不能軒翥且有加品評夸詡太過故予最不欲觀東松才思浩博議論精純變化從心不主故常亦不名一格時而縱筆抒寫纔纔二三千言瞻顧傍皇處處周匝如山川出雲連綿不斷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與世之一邱一壑及一瀉千里者皆不同也時而精心結撰則鍊字鍊句古澤斑斑骨秀神清蕭然塵垢之外如浙人治庖澄之又澄之又潔一染指而其味自殊也其面目與三家又自不同而不純落宋調則一旦刻苦極而得自然擬議久而生變化人整我散人卽我離故予謂其有王遵巖朱梅崖之長而無其短也予生平過信東坡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之言行文每

直抒胸臆絕不依傍古人東松謂予近文字句不澤於古其言良是蓋出手太易極其所至亦不過宋以後文東松於議論處稍加錙銖則發宋準唐而侷乎遠矣至於元文不可過貶讀姚危二家選本當自知之正不必援歸震川黃梨洲黃靜山之言以與之辨也以此爲序其當東松之意否乎若純以頌而不以規則應酬之文子不願出東松亦必不願受矣道光丁酉十月上高愚弟李祖陶撰

陸堂先生文集序

國朝古文桐城方姚二公最得名二公生同里先後相去纔三十餘年而其文赫然並爲天下宗吁何其盛也吾鄉之古文

國初推寧都易堂諸子繼是則臨川李公穆堂先生李公作禾川文會序嘗言西江之文撫吉常代興所舉宋元以來兩穆文士接踵相望誠歷歷有不爽者今李公之文固已家有其書矣則吉之應運而興如歐之繼晏亦當必有豪傑俊偉趾美乎其後者蓋吉州與撫州壤地相接山川志載吉之文山字水秀甲天下撫之臨川縣治又上應文昌星古人所謂地靈人傑良非誣也然自李公後而吾吉稱著作才者固不乏人顧與李公埒則殊寥寥學者

序

疑李公之言亦特据撫舊事而不必其果驗於後歟洎先生起而古之古文乃復有譽於天下近年尤噪甚自士大夫以逮鄉童孺無不知有永豐徐東松先生知文者且推其文過於李公焉夫李公名世偉人也盛年通籍早躋卿階出秉節銳勲業幾欲上掩晏歐至於文章則侃直切論讀之須臾肅立猶使人想見其蹈白刃而不懼之概私竊擬之始如賈季論趙盾之政爲夏日之目者先生則少抱經濟坎珂鬱塞歷數十年之久其窮日甚其功力益專故其浩然之氣幽然之光溫厚之意度繁靜精微之旨蘊著諸簡編覽之而不盡味之而無窮在昔人則多似歐王在國朝則多似方姚有進於李公之侃直切論者雖其才分之美之

各殊亦其遇使之然也李公之言於是又果驗矣而撫古文章之盛分道揚鑣異曲同工亦何遽減於桐城歟抑吾思之晏元獻崛起撫州官至宰輔歐公繼起於吉亦參大政二公皆以文字受主上特知由是諫行言聽浸而託股肱心膂之任稱社稷宗臣李公歷事

三聖亦由詞臣官至二品

高宗純皇帝屢擬更加大用以其性過剛直爲眾所難諧未果然已可謂通顯矣而先生乃窮愁以至於今作門人醞春臺誌且自謂平生文字頗多以貧故不能編錄成書深懼叢殘零落漸就湮佚嗟乎晏之與歐何宦蹟顯赫如出一轍先生之於李公則窮通

序

二

相懸若此也雲嘗謂昔人有云詩人少達而多窮然則工於文者當不其然故自賈董馬班以至韓柳歐曾蘇王下逮元明諸君子大則至公卿小亦效一邑先生既工於詩又工於文則吾又以此卜先生之將不終窮也其詩文集及別集共百餘卷今邑侯馮公子良首捐貲倡爲鐫板又勸僚屬與先生之戚友朋徒贖金伙之多方謀處惟恐不底於成茲已削屬十之六七好慕先生如馮侯可謂勤矣然天下之好賢者諒不少也設有高位大力明識之君子知其文并知其人不獨爲之梓成全集藉以表見其志緒才行之概略於天下後世且爲之援手汲引期得大展布於當世或內或外吾知先生雖老其事業當必有希風前修者則又豈徒文

章之盛足與臨川並軌也哉雲以門下士襄事其間得親所余之隆富因益思李公之言爲可徵焉爰述之以摭寫區區欣幸人慰之意至論其文以爲進於李公可與方公姚公並稱者知者殆不以予言爲阿所好也同邑門人吳子雲謹序  
甲辰之春

睦堂先生集序

吾師徐東松先生睦堂詩文集刻將成命門人游楫序之楫謫陋何敢言然竊聞先生緒綸因僭言曰吾鄉壤地周環數千里秦漢以來歷有傳人然而儒學之振興敎道之昌明至北宋乃得歐陽子前哲稱其秉純粹之資生熙洽之朝含淳茹和發爲文章上接孟韓誠非溢美由是至今七百餘年士大夫之有志斯文者效習其篇章十且七八然可爲嫡嗣者亦甚希曾文定王荆國二公皆門下士當世均號江西體然王之清深曲折雖時亦近歐而溫裕之致不如未若曾之雍容爾雅敦厚冲和與歐多相合以天故談者謂如禪家之所云滴髓傳焉夫文章者末也道德者本也歐陽

序

四

子之後百年而得新安朱子道德優矣其本立矣故

國朝朱竹垞太史稱其文於南渡諸家中爲最醇然近日姚姬傳郎中則又嘗云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然則有德者固有言然而均之爲有德也而其文之精粗優絀又各有其天資人功之不齊焉固亦非可概謂本立而未卽從之故當曾文定之時偉人碩學自漢至唐無如其多且盛者而文定獨以蓄道德而能文章盛推歐陽公也其與公同郡而與朱子同時者則有吾邑之周益公非特器量風猷屹爲重臣生平企蹤六一卽與博淵通之學溫雅贍蔚之文亦幾於無愧嗣音然終未能洗滌詞科氣習劉後村楊伯子之言良爲有見其序劉龍雲集謂庶

序

五

陵郡自歐陽公以文章紹韓文公正傳繼之者龍雲劉公也而清江劉子澄則謂能繼歐陽者惟王盧溪先生嘗觀龍雲之文大似皇甫持正盧溪文曰昌黎出於歐不過近似吾師嘗謂周劉推二家繼歐並非品其文格相類特以其才華後先相望並足雄長於一時此誠爲確見卓論則甚矣子繼歐陽子之難也宋元之交須溪劉氏父子厥薄末季允濫之習力掃陳因亦可謂崢嶸犖犖者然彼固別出機軸也若劉桂隱劉申齋其文於歐陽若相師若不相師此僅可稱遺響而難以云代興至如道園虞氏雖本蜀產自少卽隨其父徙居江西論者尊爲一代之冠冕其懿學淵思與其澄涵演迤之致固雅近歐曾微嫌筋脈懈弛法度多疎以較周益公之整密猶覺遜之亦越明代吾郡之著作家赫赫海內衣被詞林者殆不可更僕數而於歐公文能神似者則惟泰和楊文貞公同時黃文簡爲作集序稱其和平澹泊渢渢乎大雅之音最爲知言吾師常反覆其書謂自曾王之後吾鄉之師法歐文者惟楊公可稱具體而微蓋其醞釀深醇老成清省蘊藉之妙實爲北宋後所罕觀特其才猷頗短變化不足發揮精奧獨到之處亦殊少故世徒以臺閣體一概相量而與東楊南楊之不甚長於詞章者並稱或且詆其文爲弱以爲遠不如其詩宜吾師爲之三嘆息也國朝二百年來郡中公鉅儒非無其人其文或傳或不傳近數十年吾師特立於永豐東南龍岡一峰間所居近歐陽子之地志

欲繼歐陽子之業中年遊蹤甚廣足跡幾半天下與四方豪雋砥礪切磋集思而廣益不以己能自多嘗面質其文於姚姬傳郎中姚公爲之延譽聞者或駭詫其言今讀先生之文雖不名一家而其義理之闡深氣體之闊大詞旨之修潔意趣格法之雅淡大方淵然渟然有局有度識者固莫不奉爲六一之高足不僅如當時焦伯強徐無黨之流而已然則論吾鄉之文自北宋以來宗旨派別亦莽出各殊能以所長名於世者列郡皆不乏而於歐陽文能得之最深者輒曠世乃得一則直謂宋時之善學歐文者惟曾南豐而王臨川次之周益公又次之元虞文靖更次之明則楊泰和我

序

六

朝則今於永豐已得先生不亦可乎然吾師非獨長於文詩亦與此數家相埒或且有爭勝古人之處讀者自能辨之惜其名位不顯僅塞抑塞所志之遠且大者慨未表見於世徒以詩文爲審音知心者珍賞歎稱推爲吉州間氣之發見此則天之位置或將有如及門吳子之序之所云者耶咸日望之矣是刻也永豐馮明府子良先生粵東名士也首捐百餘金爲之倡聞風者遂相繼伏助是皆有功於茲集者悉列其姓名於卷中已纂詳道光二十四年受業廬陵游樞謹撰

陸堂詩古文集序

陸堂集序

六經爲文章之祖而用韻不用韻其體則區以別後世詩賦銘贊之類宗其用韻者也論辨畫說紀述之類宗其不用韻者也聖人才全德備其言語文辭自然無所不臻其極後世宗之則有優於此而絀於彼得其二三而失其七八者矣周未有孫卿莊列暨屈宋漢有賈董兩司馬及匡劉揚班與蘇李皆其傑然者也兩司馬尤爲漢之文宗然以諸家之作視六經抑何相去之遠耶夫聖人之著述固非後世文章之士所克幾也然亦必實有所得於經而後能以其文傳蓋天人性命之奧與聖賢道德政教之廣大而精微國家盛衰治亂之樞機皆具於諸經苟於此而未能深有所積悟則學識膚陋及其爲文雖或工於枝葉極采色聲音之能亦等諸蟹蛸之蠕雕蟲之技顧或有學有識矣而其文茫然無以自振則又其才之各有偏短爾白漢以降才益不逮於古賈董匡劉輩運爲絕響惟蘇李一派魏晉相承而益工然陵夷以至於梁陳則亦同歸於盡矣有唐杜子美崛起掃淫哇號稱詩聖而他所叙述自三大禮賦外類多不可以句惟韓退之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既醇且肆足兼兩司馬之長而樂府古今體詩亦能自闢門戶上躋於風雅周漢以來斯爲極盛由是別駢體而爲古文者莫不以韓爲宗詩亦以杜與韓爲宗雖同時如太白子厚之高卓猶不得與並焉豈非以其才爲千百年所獨絕與然詩自兩宋以來作者

代不乏人而古文則自北宋歐蘇諸君子後幾於不絕如綫何也  
蘇嘗論之詩古文之須才一也而才之分數不同後世之詩固非  
可以三百篇之體製理蘊論也即後世諸詩家之擅場妙境亦非  
人人所克臻然苟有芬芳悱惻之意夷曠蕭閒之懷加以專力繼  
以超悟皆足以自成一家不必盡屬宏通偉才古文則體大而義  
博取用多而其法繁變自非宏偉之才則其旨蘊之淺狹意議之  
多疏舛固已其辭格亦往往以卑而或難具素輒傷於凡猥矜張  
又涉於浮偽無難與易皆未能一衷於是而情文無以相宣不足  
感動人留乎人心其他訓詁語錄駢儷時文之習一或闕焉則  
雖學識闢深而文仍歸於不振此詩古文難易之所由分而工之

陸堂集序

二

者多少之所由判也若工古文而不工詩則亦其才有能兼不能  
兼者爾爾明初方希直以問世之才學韓不至而時近於蘇迥非南  
宋金元諸作者所及然猶以神韻不足爲憾歸熙甫之才未知視  
希直何如而功力深遠能獨驅歐韓而自出新意神明於梁幾  
之外當爲明文之極則而於詩則不遑及焉同年徐東松生有異  
稟肆力於四庫之書者垂五十年其爲文若天馬行空不可羈絆  
而運法巧密運思周徹運氣沉雄而淵渟每於反覆酣恣之餘獨  
有澹澹不盡之致其才益有似於希直而功力亦駸駸乎與熙甫  
埒又能自得於詩由杜韓而上溯漢魏六朝下暨宋金諸子擬議  
變化一歸於正格雅音益自古詩與古文之並工者韓蘇二公而

已其他皆有所偏勝東松乃能善具美并如此信乎其才之能兼  
賅而會通歟嗟乎兼通之才數百年所不數數見者也天既與東  
松以數百年不數數見之才則宜爲天之所珍祐且東松就兢自  
飭於行初未嘗恃才以縱恣其志亦非徒欲以文章自見顧東松  
今年已六十有餘非獨少壯時慷慨期許之願百未售其一二而  
綜其生平乃備嘗夫人世潦倒寒艱疾病種種諸苦厄亦爲從古  
才士之所罕經抑何行拂亂其所爲之至於如是之極也豈誠如  
昔人所謂斯文之柄出於天而人莫能與之較故天深忌之大得  
者受累多小得者受累少歟非也天既篤生之豈又忌而欲厄之  
蓋天之所重者才而已矣前哲有言美名者古今之達尊也蓋重

陸堂集序

三

於富貴又有云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統  
計數百年人之富貴安逸倏倏消倏長於其間者爲數奚啻千萬而  
兼通之才獨不可以數數得則其輕重之懸絕昭昭矣以數百年  
不數數見之才而與倏消倏長之富貴安逸遭遇於數十年間也  
奚足喜即變而與夫潦倒寒艱疾病種種諸苦厄適會於數十年  
間也亦奚足悲天既與東松以數百年不數數見之才則於東松  
已厚矣斯其生平境地之窮通豐儉得失天固可付之以無心而  
聽其時運氣數之偶然自相遭值焉矣不揆天意之所最重而認  
認焉較量於所輕是豈惟不知天且亦未必深知吾東松耳銀洋  
陸子愉番禹馮子良皆能知東松者其論東松詩古文皆精富兼

無以益之也子良爲東松邑宰捐俸倡刻其集會以調浮梁去工不及竟余延東松至湖南乃爲足成之其體例已前定悉仍不改而第推明乎天生東松於此數百年中其不偶然如此以見區區數十年間屈伸順逆苦樂之說之不足以恩吾東松東松其尙益深思夫天意之所重而無或少弛其勤也哉道光丙午長甯劉德熙撰

附與陽質民孝廉書

昨以東松詩古文集總序呈教並面陳一切適以事匆匆散去未竟所懷今復爲吾兄賈言之東松爲人樸直磊落第嘗推爲英雄本色疾惡甚嚴凡求詩文者非其人雖持重幣不能得其

陸堂集序

四

一字其他非義之財累數百千金亦輒毅然辭卻不顧及勤於利濟雖窮居而可述之事不少言動亦不苟無才人放誕之習獨未免於繁瑣耳其爲文亦然然能於繁而不殺之中得演迤不盡之致此境似亦古人所未到特以此見長者少而見短者多耳詩則陶治精純絕不入於繁瑣而繁瑣乃見於其註此自其本色所流露亦誠之不可掩也其詩文並勝實近來所少他省未暇論若吾江西古文自以勺庭爲最勺庭長於經世之學議論雄傑殆不可當他文亦豪爽精峭所乏者深醇醇雅之味寬博春容之度耳而東松則長於此故未易遽爲軒輊詩裏盛於楊蔣皆大才也然楊不壽尙未盡其才之可至特惟七言

古體積絕一世餘頗多粗莽笨拙之病以視東松殆不無愧色焉然此就詩文分言之也通論詩文則魏陳於詩楊蔣疎於文均當讓東松出一頭地矣前所作序正欲發明此意而見者或大駭而訾其妄此無怪其然也昔人謂親見揚子雲爵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視其書蓋古今所同慨況東松窮困衰病種種佛爵尤爲人所易忽乎包慎伯嘗與弟言東松古文足與汪鈍翁頡頏惜太繁耳其爲人人皆笑其猥不知其猥正足以自立足以自表見也慎伯具人倫之鑒故其言精當如此獨謂其詩未盡脫應酬習氣則殊不然或者慎伯見東松詩不多故云爾多則必不爲此言也文章天下公器積久自有定論世人責耳賤目第亦未敢輕出所言以取譏而召聞以吾兄知東松有素故爲布其區區是否望明以教之

陸堂集序

五

睦堂先生集

凡例

一先生壯年曾用活字版傳印其詩集十七卷自以別號名之曰蘭臺詩集後因閭族譜知同祖兄中已有號蘭臺者乃取其所居邨名爲號曰金溪逾數年又增一號曰睦堂而改題其詩文稿則曰悅親堂集追先生二親既逝每自閱標題輒歎歎太息今愚等乃取先生後所增號而題曰睦堂先生集

一周時人書郎有內外分篇及雜篇等名目晚唐以後人詩文乃有甲集乙集等分目今此集亦分甲乙文則每類乙篇即附於每類甲篇之後詩則甲乙各自爲集至所以分甲乙之意則此

凡例

集內題跋類中第六卷有數語言古名家詩文集分內外正副之意甚爲精括今亦不外此數語意

一此集詩文均按年分先後爲編次但原稿詩題下所注年分則概未錄刻其有題下未注年分而詩文中又無可推揣者先生亦多不能記其先後則不得不隨便編錄即詩文中有可推揣者亦或以速辦稿本而忽略之又有題下已注年分而輯稿之初未詳檢後乃偶然檢出顧其所應入之卷則已先刻多頁編定號次不能攙入者亦只得附於其卷之尾

一唐人選詩始有評語南宋人選詩又兼有圈點者至前明乃漸多若

國朝人則雖自刻詩文亦多有圈點評語矣論者或病其非古然

詩文有評點則觀者較爽目且明初人刻時文亦不加圈點後則鮮有不加者時勢相沿何必一以遠古爲泥今此集亦用之中有無評點者則因所照錄之原稿本無亦間有原稿有之而繕寫者取便未照錄也凡詩文題上已著三國者則行間多未錄

一此集詩文評語之下署姓名有從其人自署之字樣者有從先生語氣爲稱謂者蓋多沿所照錄之原稿本其原稿有有評而未署名者以問先生而知其人即多從編輯繕寫者語氣爲稱謂而署之先生亦有因久而忘記爲何人之評不能識別其筆跡者則錄其評而闕其名先生間有自評亦多未署明至評語

凡例

先後並無定例隨見隨錄也又有署于評論之上曰某云某云有但稱其姓者有稱其表字與別號之一字兩字者又有并稱其官爵者且即一人而各卷所稱及一卷之中先後所稱亦或互異總因襲錄此集雜出衆手來去久暫無定先生又多病少暇未能時時悉爲照料而刻工人多不能緩待策定畫一之稿往往因催促而取次付刻又以費費不敷難于改寫改刻是以諸凡體例多參差歧異且有瑣屑之處此上三條蓋略舉以概其餘未便絮絮逐一分條詳列耳即字體小有俗謬者亦多仍之觀者幸諒焉

睦堂先生集

參訂

馮子良明府

劉穆士太史

劉詹巖修撰

編輯

王典

游楫

徐啓運

吳贊邦

繕寫

易錫晉

王祖玉

沈定沂

劉思綱

王錦標

王鶴山

王靜山

張元騏

何邦彥

吳鴻飛

陳希三

徐世懋

徐耀鳳

徐駿文

徐曼

校勘

陳瓊祥

陳大儀

王金和

劉振增

胡效祖

劉昭最

羅鴻升

盧良偉

李襄平

蕭明宇

蕭朝鈞

陳登瀛

尹繼隆

徐蓉

吳國士

吳子雲

張舒華

謝鳳師

梁維翰

范密修

徐九元

曾儀訪

鄧國香

鄧際華

曹楨

王鳳芝

陽維城

吳子鶴

徐啓仁

吳子斌

張舒翼

郭德貞

吳濟邦

各家分幫各篇刻贊文目

楊氏墓譜序 幫錢拾貳千文

重刻玉歷序 錢肆千文

石溪吳氏族譜序 錢陸千伍百文

湯氏譜序 錢肆千文

嚴源徐氏族譜序 錢肆千文

湖坪王山太學義田記 錢肆千文

五湖書院記 錢肆千文

院前劉氏小宗祠記 錢肆千文

湖坪王氏節烈祠記 錢叁千文

刻贊文目

湖坪王氏新試館記 錢叁千文

記溫溪楊氏二節孀事 錢肆千文

楊府君行狀 錢貳千肆百文

奉直大夫王府君墓誌銘 銀邊拾元

奉直大夫李府君墓誌銘 銀邊伍元

恩授冠帶楊府君墓誌銘 錢肆千文

鄉飲賓謝府君墓誌銘 錢肆千文

國子監生吳君墓誌銘 錢肆千伍百文

國子監生戴君墓誌銘 錢肆千文

郭登仕墓誌銘 錢肆千文

吳生羽富墓表 錢貳千文

吳溪佑府君墓誌銘 錢貳千文

張玉堂府君墓誌 錢貳千文

謝母吳安人墓文 錢壹千肆百文

胡璞叟先生束傳 錢陸千肆百文

明臣吳公台鼎先生傳 梅公塲泉和錢肆千文

竹溪張君家傳 錢伍千文

楊府君暨子韻清太學合傳 錢肆千文

游君虛舟家傳 銀邊叁元

湖坪王氏曾烈婦傳 錢貳千伍百文

刻實文目

王君鳴山家傳 錢貳千伍百文

楊隱君家傳 錢貳千文

謝氏二節婦傳 錢貳千文

王母彭孺人家傳 錢貳千文

節孝彭孺人家傳 錢貳千文

甯節婦傳 錢貳千文

嚴源徐氏二節婦傳 錢貳千文

劉隱君家傳 銀邊貳元

靜齋居士傳 錢貳千文

郭太學五十壽序 錢拾貳千文

太學張翁七十壽序 錢拾千文

王孝廉母七十壽序 錢陸千文

張母吳孺人六十壽序 錢伍千文

吳錦堂太學六十壽序 錢肆千文

甯太學五十壽序 錢伍千文

郭君七十壽序 錢肆千文

表丈謝君七十壽序 錢叁千文

龍君雅垣五十壽序 其姻王君守謙代幫銀邊貳元

登仕郎劉君六十壽序 錢貳千文

盧母廖孺人八十有二壽序 錢貳千文

刻實文目

鄉飲賓吳君七十壽序 錢貳千文

蔡母鄒孺人六十壽序 錢貳千文

龍奉直六十壽序 銀邊一元

居士曾君墓表 錢貳拾千文

黃太學壽序 錢伍千文

甯太學壽序 錢肆千文

楊君福貞家傳 錢叁千文

太學王君六十壽序 錢貳千文

石溪吳氏族眾壽序 錢貳千文

睦堂先生集

總助刻贊姓氏

馮子夏明府名諱廣東番縣進士紋銀壹百壹拾兩

程酉山太守名諱萊山東進士紋銀叁拾兩

李牧臣學博名諱南豐銀邊壹百捌拾元外年候生制詩無帶助銀邊貳拾元

譚桐生太守名諱同南庚辰年預助刻詩銀邊叁拾元

吳芸蕪刺史名諱華南銀邊貳拾伍元

李庸齋孝廉名諱華安庚辰年預助刻詩錢拾柒千文

游用之文學名諱寧遠前刻論文詩三卷外年候生制詩無帶助銀邊叁拾元

段文學名諱承前前助請人繕寫詩文集賞費紋銀拾兩

揭處士名諱球銅錢拾千伍百文

黃錦村學博名諱聖先生錢貳拾千文

王荆山太學位下名諱先生錢壹百肆拾陸千文

吳本齋太學名諱先生錢伍拾陸千文

徐醒春處士位下名諱先生錢壹百陸拾伍千文外年候生制詩無帶助銀邊叁拾元

李光表文學名諱先錢貳拾千文

劉穆士太史名諱長錢陸百千文

路雲門巡宰名諱銀拾兩

睦堂先生文集

總目

卷一

辨甲篇

卷二

論一甲篇

卷三

論二甲篇

卷四

論三甲篇

卷五

駁甲篇

卷六

議甲篇

卷七

說一甲篇

卷八

說二乙篇

卷九

考甲篇